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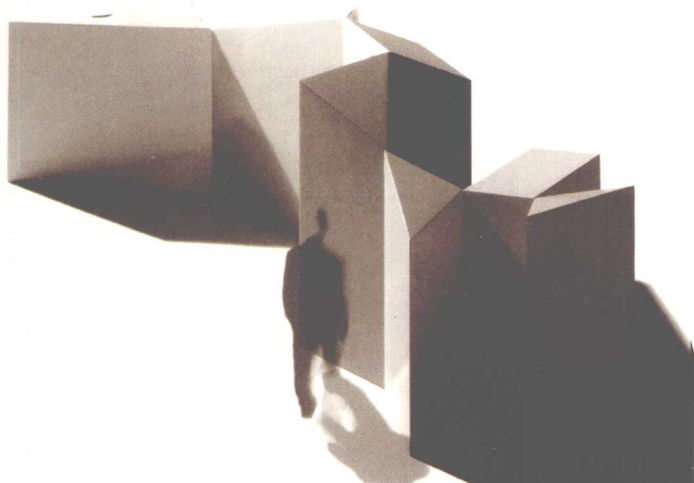
灵性文学丛书

中国
广播电视出版社

新城路100号

小说卷·第一辑(下)

主编：施玮



灵
作
斗
学
分
书

新城路 100号

小说卷·第一辑(下)

主编：施玮



中国
广播电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新城路 100 号. 下/施玮主编. —北京: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, 2008. 5

(灵性文学丛书. 小说卷. 第 1 辑)

ISBN 978-7-5043-5573-7

I. 新… II. 施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26158 号

目录

下 卷

003	张生的婚姻/北村
044	出轨的中年女人/戴宁
065	纸爱人/施玮
090	喜鹊枕/陈卫珍
106	再飞的纸鸽/文屏
131	苍茫之夏/鹤子
152	玉指环/季芳
171	遗忘酒吧/但理
193	古典悲剧/羊君
207	忘忧夜/叶子

下
卷

张生的婚姻

北 村

起 首

一个难处发生了。

这是一天的下午，阳光照到国货路，柏油路面上蒸腾的热气使那些大楼看上去奇形怪状。目前这条路上走动着比较多的人，人员的构成也比较复杂。他们有的骑着摩托车，车上挂满了鸭子；有的驾着奔驰轿车经过；甚至还有牛车，车上堆着乡镇企业出产的陶瓷制品。赶牛车的人比较老，扯着嗓子喊，你娘的，快走啊！拉车的还等着坐车吗？他的话把过路的人逗笑了，车把式却直愣愣地看着他们。因为有些人脚下蹬着破单车，手上却提着大哥大，他看着就觉得有点不顺。

这就是那天下午的基本环境。张生现在正走在这条路上，他的未婚妻小柳与他并肩走着，走到国货路时他们已经汗水淋淋。小柳有点后悔没有叫车，因为他们今天要办的事非同小可。在他们前面三站路有一幢房子，是目前这座城市最破的房子，叫民政局。从那里出来，张生和小柳就是一对夫妻了。小柳对闷热的天气没有防备，觉得走着去结婚比较浪漫。但是，现在她感到难受了。

从家里出来走到国货路，他们的话越来越少；张生陡然生起一种不祥的感觉：似乎要出什么事。载着陶瓷的牛车从他身边很响地经过的时候，他看见小柳的衣服被汗水浸透了，乳罩的带子很不体面地现出来。张生感到有点难受，就转过头去。看见街上有一个骑着破单车手提大哥大的人，他想，这一定是什么大官的秘书。

就在他走神的一刹那，一个难处发生了。小柳莫名其妙地停下来，对张生说，我改变主意了。张生没听明白，你在说什么？小柳疲倦地说，我不去了，我改变主意了。张生呆了一刻，说，我还想请你再说一遍。小柳已经倦容满面了。她说，我改变主意了。就是说，我不打算跟你结婚了。

小柳的三句话，在张生的死亡之门上敲了三下。

张生尴尬地站在路当中。

张生是哲学家，又是精通文艺理论的人，大家都叫他博士。他像一只墨猴，是喝墨水长大的，直长到结婚的年龄。他对尼采的理论很熟稳，也懂得结构主义什么的，与德里达和拉康等人有神交（读者对这些陌生的外国名字不必在意，因为他们对你一无用处）。但今天下午他很尴尬。哲学家是年轻的，没有什么标志标明他的学问。这个人左手拿着户口簿、单位开具的结婚证明书、结婚申请报告，还有一张婚前体检合格表；右手抓着手续费五十块钱，一张被汗水浸透的发臭的纸币，外加一张三年内不生孩子的计划生育保证书。刚从家里出来时他只是有些尴尬地对小柳说，真麻烦，结一个婚比我写一篇文章还难。小柳说，看你还不食人间烟火。两人走上大街的时候，张生的不快被冲淡了，即将结婚的喜悦代替了它。但是，正当他对一切比较满意时，小柳对他说了一句话，准确说这句话重复了三次，张生满手的东西立刻成了废纸。

小柳说完话就走了。

整个事情的过程有点像一个骗局：小柳用一枚伪币引导张生走进一幢黑洞洞的房子，她突然不见了。等张生醒悟过来，才发现这是一幢没有出口的房子。张生站在街上，觉得精力都被吸在柏油路上了，他迈不动腿，也说不出话，模样有点像傻瓜。很多人都转过头去看他，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。一般地来说，人们看见一个体面的人呆呆地立在马路中间，会猜想这个人一定遇上了难处。但很少有人会知道张生当下的困难：这个哲学家的婚事突然告吹了，而他却毫无办法。张生看了看手中的婚前检查表，突然一阵恶心，觉得今天发生的一切不但很滑稽，而且很奇怪。他记得体检时医生曾经很用力地捏他的耻处，用一种他无法忍受的冷漠腔调向他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，临走时医生小声地嘱咐了一句，我看最好把包皮割了，很简单的一环切术。

张生在街当中站了一会儿，听见汽车喇叭声此起彼伏。一个交警走过来对他说，你有病吗？张生说：我没有病。那你站在这儿干什么？交警说。张生说，我去结婚的。交警奇怪地笑起来，一个人结什么婚？张生回答，她跑掉了。交警无心再听他瞎说，罚款五十元。张生刚好把那张票子递上去，交警还给他一张纸条。张生问这是什么？交警说这是发票。

张生，哦。

张生回家后，拨通了小柳的电话。

他在外面转悠了半天，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。他忘记了饥饿，抓起了电话，拨通后说，小柳，小柳。那头并不说话。张生说，小柳，告诉我为什么走？那头仍然不说话，只有喘气声。张生说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小柳，我爱你！那头就挂断了电话。张生举着电话，有些难受。但他的表情立即转为冷峻：也许刚才电话那头根本不是小柳。张生想到这里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并对自己很纳闷：为什么就以为那头肯定是她呢？张生觉得自己今天心思乱了，就庆幸自己在电话里没有多说。

这是一间单身宿舍，显得很拥挤。但已经焕然一新，装修得很妥帖。有一大面墙都被书架占据，上面摆满了各种著作，从柏拉图到福柯，从孔子到新儒家，都是当今一般人不明所以的书。小柳对这个书架很满意。虽然她对哲学一窍不通，但这些书让她感到舒服。她对张生说，我在饭店里天天对着酒柜，满眼都是各种各样的酒，我都看烦了。这些书我看着舒服。张生就说，这些书不是看的。小柳奇怪地问，书不拿去看那做什么？张生知道自己说错了话。现在张生倚着窗口，一个人呆在空荡荡的新房里，思想小柳说过的话，内心涌起一种奇特的感觉：今天发生的一切像一场梦。他几乎不能相信有小柳在半道上反悔的事，只是手中那张警察的罚款收据提醒他这一切是真的。张生脸色略微现出忧伤来，觉得真荒唐。

他手在衣袋里摸了摸，摸出一包香烟。这包香烟是上楼前在小店里随手买的。他不吸烟，刚才上楼时觉得有些疲惫和孤单，于是就买了一包。小店的陈老头看他的样子，说，教授（他习惯叫他教授），看你脸色不好，出什么事啦？张生低头说没事没事。陈老头不相信。因为他知道张生从来不粘烟酒，是一个少有的品行端正的好人。待人十分和气，连说话声音都是细细的，脸上总是挂着一种恒定得体的微笑。总之，陈老头就没有听过张生大声说话，不过也看不出张生性格上有什么懦弱的地方。陈老头把香烟递给张生。张生说声谢谢，就上楼了。上楼的时候，张生的脸色很难看。他觉得这个买烟的动作有些愚蠢，人一有烦恼就吸烟，想不到自己不由自主地入了圈套，哲学家跟街头的瘪三并没有什么不同。香烟在手里就烫手了，拿也不是扔也不是。耳边还听得底下陈老头甩着闲腔：《西厢记》里有个张生，我们这里也有个张生。只是这个张生不是那个张生，此张生非彼张生也……

这个黄昏，空气像锈住了一样十分沉闷。天空也是不开窍的，窗外的城市灰色的瓦顶非常平庸，没有任何出奇之处。张生以前常常喜欢临窗写作，写一段文章看一看

外面。麻雀栖在电线上也使他感到有趣：它们怎么就电不死呢？然后张生低下头再写一段。桌上没有香烟，只有一包榨菜。文章写完，一包榨菜也吃完了，这种生活让张生感到很舒服。有时他写着写着，就听见楼下有脚步声传来。他知道谁来了！心中滑过一丝纤细的喜悦，装着没有觉察，只等她蹑手蹑脚地走到他背后，蒙住他的眼睛。小柳下班后总会来一趟，从后面抱住他的脖子，问说，今天又写了多少了？张生兴致勃勃地向她讲今天写的段落时，小柳起先很认真，后来就有些疲倦。她给他讲一些饭店里的趣闻，什么电梯把人关在里面，谁谁又把酒倒进客人的裤子啦。过去张生听这些新闻觉得有些庸俗，今天想起来，却很难过。这年头难得有漂亮姑娘喜欢哲学家的，大概全城只找得出小柳一个。难道这一切也要变成昔日黄花了么？想到这里，哲学家有点忧愁起来。

张生拔出一根烟，试图点燃它。但他显然在买烟的时候忘记买火柴，这使他拿烟的手犹豫不决。在百无聊赖当中，他在床铺上发现了一张用来盖油漆的报纸，上面登了一则飞机失事的消息；另一版是改革的大好形势，总题叫“闹春潮”；第三版有股市行情涨落表，外汇汇率之类，这他不懂；又翻到第四版，那里有一些小趣闻，说哪里又发现古化石，更证明人是猿猴变的。又说某处有一科学家研究出单亲繁殖，可以不要父亲而复制出一个和母亲一样的人来……

胡说八道！张生把报纸揉成一团，从窗户送出去。他本来就坏的心情被这张报纸弄得更坏。如果他是猿猴变的，那他根本用不着为一个女人焦心。天下女人多的是，如果能复制一个人，他就不用结婚。张生突然感到事情有些荒唐起来。尤其是那一大排书架上的书显得十分刺眼，他现在丝毫不想去碰一碰它们。在他自己的一本叫《论痛苦和智慧》的书里，详细地说到了痛苦的性质及其心理机制。张生取下那本书，抚摸着光滑的精装书皮，觉得自己虽然是个哲学家，但从来没真正关心过哲学。他是在最愉快的时光里写关于“痛苦”这本书的。那时他正处在恋爱之中，小柳天天下班后都来这里，总要亲手泡上一杯咖啡给他。今天他才感到有点痛苦的样子了。因为那个为他泡咖啡的人已经离开了，已经不要他了。

他拨通了一个朋友的电话。那个朋友也是一个哲学家，叫刘仁，维特根斯坦专家。他在电话那头议论了一会儿南方潮湿的天气如何使他烦恼，说地板全都湿了，衣服几天也晒不干。张生说我这里也一样。刘仁又骂了一通。这次骂的是文人下海，刘仁控

诉说金钱已经使他家里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。他太太整天挤兑我，我说总不能让我上街扛鸡蛋吧。刘仁哈哈大笑起来。张生说，你太太不在吧？刘仁说，当然，要不我敢放肆？她一准砸烂我的狗头。对了，你什么时候结婚？小柳是难得的姑娘。她会看上你这木讷，真让人匪夷所思。

张生说，今天我算明白一点哲学了。刘仁问什么意思？张生说，哲学从不治病，只让人痛苦。全身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也不感到痛苦。哪一天你感到有手指头，那手指头定规出了问题；哪一天你注意到你有脚了，那只脚也定规出了问题。健康的人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他只感觉自己像人。

刘仁看来听明白他的意思了，说，人总会生病，总得要医生，开出一个方子。

张生说，对，当你痒痒的时候，那方子就叫你“挠挠”。

你出了什么事吧？刘仁说，说话没头没脑的。

张生放下了电话。他这时听到了肚腹深处很响的“咕咕”声，双腿突然发虚，头上也冒出细汗来。他知道这是饥饿的缘故，立即停止思索小柳的事情，琢磨着到哪里填填肚子。

张生走上大街时，饥饿感却慢慢消失了。但街上的行人看上去是虚的，类似火光中摇摇晃晃的人影。今天真是奇怪的一天，张生过得很怪异。他感到唯有今天他似乎与所有的人分开了，没有人再理会他，他也和他们格格不入。对过有一堆人排队买卤肉，这一家的肉特别好。张生看见他们因着插队的事谩骂起来，觉得很奇怪。他叹了一口气，腿又开始发软了。

多么乏味的一天啊！这一天让张生独自咀嚼，他微微起了一点愤怒，不知不觉走到了贵都饭店门口。那里站着穿红衣服的侍者，年轻英俊。但脸上有些冷漠，在为客人打开车门时也不失高贵。张生看了看自己皱巴巴的西装，一根油条似的“易拉得”领带，满是尘土的皮鞋，犹豫不决地站在那里。他几乎可以想象小柳站在酒柜和吧台后面的情形，这种想象打消了他的所有欲望。张生掏出那包烟。香烟在他手掌的用力之下已经粉碎。

这是张生出事的第一天，七月十五日。这一天是最乏味的一天，他几乎什么事也没做，只是到处走走，他的一切活动似乎停止了。

小柳站在贵都饭店的柜台后，这是一个吧台，光线非常暗，很多人在那里呷酒，

压低了声音谈话。音乐时有时无、断断续续，给这里罩上了一种神秘氛围，仿佛时间在这里都停止了，又仿佛一切仍旧照常进行和持续着。女侍者的脚步声极其轻微。变幻的灯光的光晕像虫一样慢慢爬上钢琴师的脸，他嗜睡的脸色有些麻木不仁。整个酒吧间似乎都在窃窃私语。唯一打断这种安宁的是调酒师甩酒的声音，十分尖锐又迟钝地响起来，引得众人都往这边看，欣赏调酒师夸张娴熟的手势，好像调酒声是这里打破宁静唯一合法的声音一样。

小柳站在吧台后面，心不在焉，好几次听不见客人的声音。昨天她拒绝张生后，就径直回到贵都饭店，接晚上的班。她几乎什么也没想，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，下班后洗了个澡，仍旧在饭店过夜。这下半夜的觉她睡得很安稳，一直睡到中午，她在床上被一阵喧哗惊醒。侧着脖子听，似乎外面出了点事，一个客人用砸破的啤酒瓶割破了另一个人的脖子。小柳躺在床上不觉想起来，被窝里的温暖让她舒服。但突然又使她不安起来，她觉得是出了点什么事，昨天的事并没有消失，现在全翻上来了。小柳有一种尖锐的感觉：这件事让她发虚。像坐电梯下楼似的，她无所适从起来。

小柳站上吧台就开始心不在焉了。脑子里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想象：张生并没有走远，他就绕着贵都饭店走来走去，从一个看不见的地方打量着她。这种感觉太糟糕了。而且有一个客人端着酒杯注视着她，另一只手插在裤袋里，像虫一样蠕动。小柳一阵恶心，扭过了头，两颗泪珠挂在眼睫上。她想张生了，她叫了一声。

小柳起先遇上的不是张生，而是一个叫大领的男人。那时小柳刚刚从中学毕业，上了两年旅游学校，就来到贵都。小柳是一个长得十分美丽的女孩。她的美在于她从来不用脂粉，长长的眼睫毛让人以为是假的，仔细一看是真的。刚来贵都的时候，有一次她正上楼，梯口突然传来一声“多好的腿呀”，把她吓了一跳，差点从楼梯上摔下来，后来一看说话的是客房部女经理小芳。小柳脸红红的，飞也似地上了楼。她在楼上的更衣室里慢慢脱下长袜，抚摸着光洁如玉的脚，心里闪电般地颤抖一下。她不明白人去赞叹一条腿干吗，而且发出赞叹的同样是女人。

小芳后来对她宠爱有加，有好处都不会放过她。小芳有一天对她说，十七、八岁多好，从里到外都是真的。她一边涂胭脂一边说，现在，我到了要打扮的年龄，时间真是抓不住的水呀。小柳说，打扮有什么不好？我还从来没涂过呢。小芳一反常态地

夺下她手中的粉盒，说，笨蛋，傻瓜！以后你会有机会用它的！她严厉的神情把小柳吓呆了。小芳离开的时候，掏出一个红包塞在她手里。小柳拿着红包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：这额外的钱难道是对一条腿的奖励么？

小柳在饭店里跟别的女孩不同。别的姑娘跟客人套近乎、插科打诨；小柳常常站在吧台下面，望着窗外，眼里像有雾似的。有时她会翻翻从家里带来的小人书，姐妹们对她这一举动匪夷所思。她们都在看三毛、琼瑶和姬小苔的书，只有小柳在看小人书。她有一个秘密没有暴露：在她家里藏着两大抽屉的小人书，从安徒生童话到格林童话应有尽有。小时候的东西都扔了，就剩下这两箱书。小柳有一个固执的脾气，常常流连在童话故事的一个环节上——比如卖火柴的女孩手中的火柴不会熄灭该多好！王子给白雪公主的那个吻也让她心醉。小柳的浪漫只局限于纯粹的童话故事，她对阿兰·德龙之类的影星不感兴趣，小柳的天真在贵都出了名，人们从未从她嘴里听到过一句假话。小芳对她说，大家看你活着就像一只鸟儿。

小柳最喜欢看的一本小人书叫《山那边》，里面有一首儿歌唱道：

山那边 山那边
山那边有什么
山那边有太阳
山那边有温暖
山那边有亲人……

小时候她拿着小人书问老师，山那边有什么？老师就告诉她，书上写着，山那边有八路军。小柳不知道什么是八路军。等到她长大进贵都当女侍时，八路军已经是一种很虚的印象了。但“山那边”对她的吸引力丝毫未减，小柳认为“山那边”一定比“山这边”好。贵都饭店走动着头满脑肥的客人。手上戴着沉重的戒指，脸上泛着油光的男人让她害怕。她看见他们脸上的毛孔很大，像橘子皮一样。有一次小芳邀她去打金时，小柳不愿去，她讨厌披金戴银的人。她说，你把一块金属戴在手上干吗？

装饰呀！这也是一门艺术！小芳说。小柳就不再多说，她实在是一个话不多的女孩。她一闭上口，眼睛里的雾又起来了。

饭店的一次假面舞会改变了小柳的生活。假面舞会是唯一能激活她情绪的舞会，整个晚上她戴着兔子面具在舞场上窜来窜去，一只“老狼”对她紧追不舍。可是“兔子”身子敏捷，弄得“老狼”精疲力竭，连连摔了几跤。小柳跑出舞场去，“老狼”（由于面具上的眼洞太小）在门上绊了一下，起来时脸上竟然摔破了。兔子发出尖叫，“老狼”让她别出声。两人走到花园里，小柳用手纸吸干了他脸上的血。

他们就这样认识了，他叫张大领。他摔得够呛，看上去要破相了。

你要破相了，小柳说，这可怎么办？

大领却凝视着她：脸皮算什么？

他们交往的开始十分平常。第二天晚上又在花园里相见时，大领给了她一个吻，他说这是“王子”给“白雪公主”的吻。小柳就受不了，软软地躺在他怀里。这个男人看不出年纪，有着深邃的眼睛，沉默的时候比说话的时候多。大领在这个城市拥有三家公司，其中一家房地产公司，一家高尔夫乡村俱乐部，还有一家金银楼。奇怪的是，他从来不向小柳说这些话题，只是到处陪她玩，而且很少上舞厅，常常开车到河边的沙滩上、林中的农舍去。小柳喜欢的，他似乎也同样喜欢。有一次在林子里的条椅上，小柳问道，你有三家公司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大领说，这不是很重要的事情。你是跟我好，不是跟我的公司好。小柳就哭了。在他的怀里数着他的钮扣，一沓被泪水浸湿的头发咬在她嘴里。男人对这个姿势凝视了好久，说，小柳，你太美了。小柳就笑了，露出雪白的牙齿来。

小柳第二天给小芳说到大领的事，她们在贵都的顶楼，风吹着她们。小芳听完小柳的叙述，说，现在这种男人很少，算给你撞上了。否则你这种脾气还不一辈子闲站？小柳说，他很得体，连碰都很少碰我，实在是一个守规矩的男人。小芳笑了一声，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嘛！

大领做了一件有趣的事，从美国给她买回整套整套的童话书，上面是英文字。小柳看不懂，她还是喜欢自己那两抽屉破败不堪的书。但她十分满意大领的作为，这个男人似乎很体贴她的心意。他跟小柳呆在一起时很少说话。在河边的湿漉漉的草地上可以坐一下午，听着小柳滔滔不绝地说她小时候的趣事——比如有一次她一个人半夜拿着手电筒去山那边，要看看那里有没有皇帝。大领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个女孩，眼睛上挂着泪水。小柳奇怪地问，你干吗哭哦？大领说我没哭，风给吹的。

这时，他们发现林中的长椅上坐着一个咳嗽的读书人。那人怎么到这么远的地方读书？小柳说。

这里安静些吧。大领说，起风了，我们回吧。

他们回到寓所时，已经入夜。大领弄好饭菜时，小柳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，一天的远足吸走了她的精力。第二天早上，一抹阳光把她弄醒。小柳刚睁开眼睛，脸上的表情便严峻起来。她似乎已经知道在这里呆了一夜，有一刻她的脑子一片混乱和空白。但一种奇妙的女性感觉告诉她，这一夜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，唯一的变化是身上盖了一条毯子。大领坐在地上，头靠在沙发上睡着了。小柳就这样一直看着他，一言不发，她的目光像水一样抚摸过大领的脸。很奇怪，这时的小柳有一种做母亲的感觉。这时大领也睁开了眼睛，似乎很吃惊地看着正在凝视他的小柳。他的眼角涌出不易觉察的泪珠，冲进卧室取了相机出来，对微笑的小柳按下了快门，然后他颓唐地坐在地上。小柳甜美地微笑着，伸出手摸了摸他的脸颊，站起来推门走了。

走上大街的小柳抑制不住胸中蓄满的激情，初恋的感觉已经淹没了她。她叫上出租车，重新来到那个河滩的林子，也不想上班了。小柳提着裙角走在林中的落叶上。夏气在树林中流转，使这里像一个童话世界。

这时她发现了一个人，是昨天在这里咳嗽的读书人。那个人似乎也看见了她，显得很惊奇。小柳心情出奇地好，向那人招了招手。男人就走过来，说，你需要什么帮助么？小柳摇摇头，用手指指椅子。男人就坐下来，但不知说什么好。小柳晃着双腿，歪着头问他，你看的什么书？男人就把书皮亮给她——《尼采文选》。尼采是谁？小柳问。男人就说，德国的哲学家，他的书专说人是恶的。小柳就说，这不对的。

小柳又问，你怎么会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读书？

男人说，城里太吵。

小柳回到贵都饭店时，心里被一种奇异的幸福感所充满，眼前那些脸上泛着油光的客人也不那么碍眼了。她一边思忖着要问大领一个问题为什么老不提结婚的事，一边打开了休息室的房间。——但她几乎死了，或者说她突然看到的一幕，使她成为一具行尸走肉或者石膏：床上有两个人，或者干脆说是两具身体，女的一反常态地骑在他身上。大领一见到小柳就把脸转到里面去，小芳居然桀骜不驯地看着她。小柳扶着门骨，身体在发抖。她面无人色地穿过酒吧，来到大堂。那里正在忙碌着装饰吊顶上

的假花，又在地上铺了美国空运来的进口草皮。花朵的艳丽和青草浓得几乎要流出来的翠绿，使小柳扶着栏杆“哇哇”大吐起来。

她醒来后发现自己竟然被人弄到休息室里躺着，她立即觉得床上爬满了蛇。小柳扶着床栏干呕的声音十分可怕，像一个人躲在大缸里瓮声瓮气地说话。这时大领进来了。小柳就这样屈辱地躺在床上，和他说话。她已经麻木了，床上还带有刚才那两个人的体温。

小柳问他，你是什么人？

大领没吱声，拔出香烟来抽。小柳这时才发现他会抽烟。小柳又问他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干吗找上我？大领这时叹了一口气，说，你实在是一个好女孩。

小柳像被蛇咬了一口，她失声痛哭起来。她哭得很大声，在他面前第一次显示了她的肆无忌惮。大领看着她，目光变得陌生和冰冷。由于小柳哭的时间太长了，大领似乎有些沉不住气了。在她冗长的痛哭声中他说了三遍“你不要哭了”，但无济于事。直到暮色涌进窗骨，小柳的哭声还没有打住，被面都被泪水浸透了。大领的表情渐渐变得僵硬。他说，你这人也这样惹人恼。我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动过你一个指头吗？哭那么久，太过分了！他有点厌恶地站起来。

小柳立即停止哭泣，脸色转为严峻。过了一会儿，她说，账怎么算？大领皱着眉头，没吱声。小柳突然脱下上衣，露出乳罩来，说，上来吧，我不恨你。

大领吃惊地看着她，仿佛看着一个偶像破灭一样：你不能这样做！小柳说，为什么我不能做，只能你来做？大领大口大口地喘气，眼光避开，低下头匆匆说我要走了。他出门的时候听见小柳在后面笑起来。

她的笑声引起了随即进门的小芳的注意。小芳很惊讶她竟能笑得出来。小柳看见小芳在靠近自己，她身上散发出另一个人浓郁的味道。小芳抹着指甲上的寇丹说，你别怪我，我并没有做错事，我对得起你小柳了。是他自己找上我的，不关我的事。你不过是他买来看的，中看不中用。男人毕竟是男人，不做那一点事就像没活过似的。见小柳没吱声，小芳点上了一支烟，吐了一口：小姐，“天真”和“纯洁”就像这烟圈，好看，一会儿就没了。这年头，“天真”也是论价的。你输了，大领是赢家。这方面他是熟手，他最知道“天真”一磅值多少钱。

小柳全身在发抖，下床就往门外奔。小芳拦住她，把她弄回到床上：别显摆你的

臭脾气，不过就年轻几岁。你也会老的，到时候你天真也天真不起来，还不是像我一样要操皮肉生意？

你滚！小柳说。

小芳冷冷地说，恐怕该滚的是你。但我不会赶你，我这人比你仗义。不过你要明白喽，你并没什么值得夸耀的，真正得到大领的是我，不是你。我也纳闷，大领没花几个子儿就玩了你。

你放我过去，小柳说，我要吐了。

你还想留在贵都吗？小芳挑衅地问。

留。她说。

大领在小柳的视界中消失之后，她的生活似乎并没有起什么变化。不过，她是决意把那两抽屉童话小人书烧了，她觉得留着它太荒唐。小柳在家里烧这些书时把阳台弄得烟尘滚滚，父亲站在她背后看，自言自语：是到了不看这些书的年龄了。不过不要了也别烧哇，分给邻居的小孩多好！

一阵风吹来，黑色的灰烬从阳光飘出去，在空中飞舞，像坟场烧纸钱一样。

小柳留下了一本《山那边》，把它压在枕头底下。她改掉看小人书的脾气后，在工作上更卖力一些。但天真的脾性未改。她那种无忧无虑像晴天一样的笑容在贵都幽暗的吧房出没，如同灯光一样吸引着客人。不出三个月，她的小费升居鳌头。这个月的最末一天，小芳离开了贵都。她对接替她的小柳说，我这一走，你知道我要去哪里吗？小柳说，我不知道。小芳的脸上突然蒙上忧伤：你知道我能去哪里？小柳又说，我不知道。小芳就恶狠狠地说，我要去找大领，明白吗？我一定要找到他！

你去好了。小柳说。

贵都到处传说小柳发了大财的消息，但没有一个人敢说 she 出卖色相。她在贵都的人缘出奇的好。有人说她每隔一个星期就跑到郊外的一片林子里去痛哭。这种事听起来太离奇，所以没有人相信。

只有一个人亲眼目睹了这一事实。这个爱咳嗽的读书人被压抑和持久的哭声吓坏了，所以躲在树背后不敢出来。小柳每次来这里哭都没有发现他。他看见这个姑娘像孀妇一样穿着黑色的衣裙，踩着落叶来到这里。她小心地提起裙角的样子很特别，脸上的表情也十分严峻。姑娘总是悄悄地坐在掉满枯叶的靠背椅上，有点疲惫地仰着头，